

★ 马鹏程◎ 著

风华正茂的他，面对沉重的偏见，不甘命运的摆布，凭着信念的支撑，意志的拼搏，汗水的付出，笑迎灿烂阳光，一步步托起未来的希望……

YONGBAO YANGGUANG

拥抱 阳光



马鹏程◎著

拥抱

YONGBAO YANGGUANG

阳光

 新疆人民出版社
XIN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拥抱阳光/马鹏程著.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228-12722-1

I. 拥… II. 马…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7919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2(发行部)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定 价	30.00 元

| 那个年代,那些人(代序) |

苏继赏

那个年代说远不远,也就过去了四十多年;那个年代说近不近,在时下年轻人的意识中,那时的人和事是那么地不可思议。

那是段什么样的岁月呀,理想和激情高扬,爱国和奉献同在,盲目和自信共生,每个人的命运都和时代息息相关,和政治丝丝入扣。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就被时代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从此,他们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面容如何被岁月改变,心中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是留给那段日子的。忙碌时,工作时,它被具体的事物和现象掩盖起来,连自己似乎都忘了还有那么一段燃烧的岁月;闲暇时,独处时,那段日子就会排山倒海而来,一个人,闭着眼,去追寻那段力与美的时光,去反思那段光和影的岁月,暗藏的激情和情感不断涌来,层层淹没了沉浸在回忆中的个人。

想要表达出来的愿望是那么地强烈,是的,内心情感的浓浓汇集需要有一个疏导的渠道,要不,澎湃的心潮呀,会把自己崩裂!

马鹏程的这部小说应该就是一种蛰伏在心里多年的情感堆积、沉淀并发酵后,强烈释放的结果。

这是个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故事。地域的贴近性让新疆读者会有浓烈的阅读兴趣:这里——自己现在生活的地方曾经有过怎样的人和青春;地域的遥远感也会吸引疆外读者的兴趣:在边疆,在荒滩和干涸的热土上,发生过怎样的感天动地的故事。

这是本能一口气读下去的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丛生,每个悬

念,都有铺垫,每个结果,也都有伏笔,显然是个经过精心构思的“大片”。

主人公陆扶摇是作者费心塑造的一个具有时代符号的人物,他的父母都是勤劳敬业朴实的普通群众,但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年少无知的他被诱导着完成了对家庭成分的重认识和重批判。他以为自己在揭批父亲“旧官吏”的同时得到了社会的认同和赞扬,但他不知道,这一他在被动和主动间犹犹豫豫选择的家庭成分为他未来的命运埋下了无限阴影,他日后的一切努力其实都是在为挣脱成分的束缚而战。

他的同学、同事、领导、家人,构成了他丰富的社会世界;友情、亲情、爱情,构成了他多彩的情感世界。他是个阳光青年,对他人充满了善意和爱心,对社会充满了责任和奉献,但他也不是个模式化的人物,他爱开玩笑,但常常开得不那么靠谱;他心直口快,但自己的单纯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伤害他人的武器。他处在很多敏感事件的风口浪尖但并不自知,他以自己的善良和仁爱瓦解着人和人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借用文中一位短暂出现的智者的评价:“相处时貌不惊人,平淡无奇,一旦离去,方显山露水,让人恋恋不舍。”

在陆扶摇周围,有一批充满个性但又不乏共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可能有些粗糙,但表象后是浓浓的真情;他们可能有些戒备,但敞开心扉后,透出的都是无私和善良。他们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生活的一群真实的人,他们是一群为了理想,为了祖国,为了家园,为了别人,会把自己放得很小很小的人。

陆扶摇和贾迪新是书中的一对参照体,也是一对矛盾共生体。一个是开朗透明的,一个是阴暗狭隘的,同是年轻人,不同的家庭成分,贾迪新是干部子弟,衣食无忧,要啥有啥,但仅仅因为嫉妒陆扶摇的爱情,就时时包藏祸心,屡屡给陆扶摇下套。一正一邪,邪者总是置正者于被动境地,但正者总能在众人的帮助下,逢凶化吉,转危为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环境中,人物的命运也会在朝夕之间就有天壤之别。贾迪新的高官父亲落马,让他迅速尝到了身份标签转变带来的极度痛苦,而这个阶段,陆扶摇的以德报怨,真正让一个萎靡和堕落的灵魂得到了拯救,获得了重生。

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在描述和记录那段历史本身了,故事虽是过去时



的,但书中透出一个和时代相关,但又超然在时代之外的氛围,那就是“爱”,对国家和团队的爱,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种种爱。这些爱让那些事、那些人从那段历史中走来,和今天的读者心灵相通。

那个特定的时代,在政治气候的笼罩下,人情、人性、人文的美还是无处不在,在不由自主的时代的浪潮下,人文之美更显示出了珍贵、力量和坚韧,在岁月的长河中流动着美好的、如碎金般的人文光芒,比如工作上的负责和认真、对自己的约束和严格、对他人的善意和友爱……人性美和真挚的情感洋溢在书的字里行间,它们让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同样充满了质感和温暖。

如果认为这部书意在怀旧,那显然误解了作者。任何历史的重现和研究,都不是为了还原历史本身,它是过去的东西了,尽管有着某种留恋。历史的存在,是为了关照现在和未来。现在的我们,拥有着丰富的物质生活,比陆扶摇们要幸福很多,但我们也缺少了很多东西,比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比如持续的激情和爱。

英雄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定义,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有当之无愧的英雄,在和平建设时期,更有着平凡的英雄,充满了责任感、爱心、乐观与奉献精神的陆扶摇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追寻的一种理想人格。

比照上一代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深究当代人所缺失的,以及所不能达到的那个精神领域,衡量不同时代之间的轻和重,人的情感的真和假,人生过程中的得与失,这倒是这本书的深意所在了。

(作者系新疆经济报社社长、总编辑)

| 目 录 |

那个年代,那些人(代序)	001
第 一 章	001
第 二 章	016
第 三 章	031
第 四 章	045
第 五 章	060
第 六 章	073
第 七 章	088
第 八 章	103
第 九 章	117
第 十 章	131
第十一章	144
第十二章	159
第十三章	174
第十四章	187
第十五章	202
第十六章	217
第十七章	231
第十八章	246
第十九章	260
第二十章	275
后 记	287

第一章

一九五六年初，春寒料峭。一支大篷车队碾碎斑斑残雪，在漠漠荒原上蜿蜒蠕动。

全副武装的士兵，架设在车顶的机枪，严密覆盖的车厢，露显出车队的高度戒备。

车队拉运的是犯人，末尾一辆乘坐着干部家属。这是地方政府移交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理的一个劳改大队，正向地处玛水垦区的建筑工程处驻地进发。

驶过一座大桥，车队缓缓停下，稍作休整检查。路边标牌上赫然三个大字：玛水桥。

尚未布哨警戒，一个犯人突然跳车，朝着大桥狂奔。随即“乒”的一声枪响，犯人打了个趔趄。这时，一名执勤干部一跃而上，迎面拦截。身高力大的犯人挥拳相向，两人扭打在地滚作一团。正在车边往轮胎上撒尿的一个调皮男孩见状，勇敢地冲了上去，死死咬住犯人的手臂。一声惨叫，结束了瞬间发生的一幕。

执勤干部抱起男孩，擦去他脸蛋上的泥水，夸奖道：“你小子，有种！”

男孩说：“那叔叔是个坏人！”
时光飞逝，九年后，男孩长成英气勃勃的小伙子，走上了工作岗位。他叫陆扶摇。

这日，他按照营部的通知，乘车前往零八二七工地。

天色灰蒙，阴云密布。一阵晨风吹过，卷起满地萎弃的落叶瑟瑟飞



旋,带来几分深秋的萧索与寒意。

陆扶摇与同行的十几名师傅把行李、机械配件、润滑油搬运上车,已是汗水涔涔。刚想歇口气,转身遇到营调度员朱明盛。

“你小子,到了发电机上,好好跟郑富根机长学技术。先熟悉引擎部分。哦,就是柴油机,弄清它的结构和原理,这是基本功,懂吗?别以为喝了几瓶墨水是秀才,孔夫子死了倒埋——文屁朝天的。机械这玩意儿,复杂着哪,虚心点儿,啊?”朱明盛嘱咐陆扶摇。这位陕西汉子粗犷豪爽,说话直杠杠的冲人,就像西北高原刮来剽悍的风。

陆扶摇一脸灿烂,频频点头。他穿着一套崭新的细黄帆布工作服,中等身材,略显文弱,却透露出干练利落。工作服左胸上方,有行印制成弧形的“师机运处”白色字样,格外醒目,映衬着他那喜气洋洋的笑容。

“你小子很有才气,夹着尾巴稳当做人,将来能混个大出息。”朱明盛正说着,营副教导员过来说有事,叫走了他。

一直站在旁边的吴晓巧,打量着陆扶摇,不无羡慕地说道:“陆扶摇,你真够幸运!”她是来给他送行的。

陆扶摇一时未能反应过来,茫然地望着这位老同学。

“哟!第一个上机车,也不作个讲演,谈点儿体会,说句留言?”吴晓巧伶牙俐齿补充道。

陆扶摇会意地笑了。

几个月前,他们同学三人从师干部科办理了手续,被分配到师直单位机运处。他们中,吴晓巧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陆扶摇与外号叫“海拔”的屠含志,则是“被高考炒了鱿鱼”(一同学语)的名落孙山者。

处部组织股陈干事,透过厚厚的近视眼镜像查阅地图,仔细看过师部介绍信和人事档案,然后说道:“你们是师子女学校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噢,嗯,不错,很是不错,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的兵团新生代,热烈欢迎!我们的队伍里正需要补充这样的力量,那里可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啊!”“眼镜”话语极富情感,嗓音如同唱歌。接着他郑重宣布:“你们全部到机械营劳动锻炼,什么时候另行安排工作,听从组织决定,我大学毕业后,也是先过这一关的。”

劳动锻炼,时髦的流行用语,被毕业同学赋予了高雅而浪漫的定义:修理地球。陆扶摇早就做好了准备,考不上大学,就当“修理工”。那会儿,董加耕、邢燕子回乡务农、肩扛银锄的高大形象,让多少知识青年仰慕得热血沸腾而壮志满怀。毕业前夕,班级的同学聚集一堂,激情澎湃。吴晓巧率先慷慨陈词:我们是兵团工程部队的子女,虽然无“乡”可回,无锄可扛,但有亮光闪闪的铁锹、十字镐迎接我们,我们要做董加耕第二,修理伟大的地球!“海拔”登台振臂高呼: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做新时代的先锋!陆扶摇也当场铺纸挥毫,写下憧憬未来的豪迈誓言:让青春的火焰,在平凡的岗位上熊熊燃烧,放射光芒!大家倾吐心声,意气风发,仿佛修理地球的宏伟任务,已历史地落到了他们这个群体肩上。

他们迎来了“燃烧”的锻炼。

三人报到时,正赶上营里修建机棚。炎炎烈日的烘烤之下,他们挖地基,脱土坯,挑泥浆,上房梁,筋疲力尽,汗透衣衫,连呼口气都是高温滚沸的。

陆扶摇的“棒劳力”风采,很快为他赢得了一片赞誉。他沉稳、谨慎,暗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自勉,咬定一个不与人言的目标:以坚韧同命运抗争,以汗水去化解那个如大山般横亘在心头的“不幸”!这仅仅是起步,“路漫漫其修远兮”。

不久,他的一个念头悄然萌生。

机械营是机运处下属单位,百余台工程机械,几百号人,常年奔波天山南北,为全师各团承担的建设项目服务。营部车场上隆隆轰响的推土机、挖土机,弥散在空气中的柴油、汽油味儿,渐渐对他产生了诱惑。他幻想着有朝一日,身穿工作服(这通常被认为是技术工种的标志),驾驭钢铁大物,去展示开山劈岭的神奇力量,该是怎样地威风凛凛!

挖土机上的孟师傅,与陆扶摇几人混熟了,闲暇之余常来聊天。有次多喝了几盅,便口若悬河。

“你们猜,施工单位最牛的工种是什么?汽车驾驶员!娘的,凭几个轮子,吃香喝辣,到哪儿都是爷爷奶奶,求他的人多呗。路上还有运输站歇脚,吃饭甲餐乙餐随意挑,又便宜又实惠,换了别人只能干看着咽唾



沫。下来呢,就属咱们干机械的这行了。你们瞧,”他神气地做了个操作姿势,“一挖斗下去就是一立方,一土铲推过去就是一条路,多攒劲儿!当然,也苦哇,身上沾油,嘴里吃土,人称‘油葫芦’。可这是技术活儿,那些土方连队的人见了咱们这些穿工作服的,馋得眼珠子都能瞪出来。要不,咱们技术单位咋进人难哪,就是进来了,得先去工程队扛铁锹再说,什么时候上机车,穷棒子的烟袋——没准儿。”

又有一次,孟师傅唠叨起营里的情况:“咱们这儿最眼热的岗位是看动力,压风机、抽水机什么的,最美的差事是看发电机,守在机房里晒不到淋不着还干净,不过一般都配娘儿们。最累的是开挖土机,一分钟十几个动作,脑子不能跑毛,一个班下来,屁股槽子里都是油汗。这是男人们的活儿——没听说过吧,挖土机上的老鼠都是公的。哈哈!”

新鲜、刺激、有趣,陆扶摇听得几乎竖起了耳朵。

“你们去找营领导请求嘛,都到我机车上来,我负责教你们操作。”孟师傅像在招兵买马,陆扶摇心里被撩拨得发痒。

碰巧,孟师傅的邻居,一个打扮得花里胡哨的老女人听了,却大唱反调:“小陆,你放下干部舒舒服服的不当,开什么机械,整天油头灰脸的!”

孟师傅权威受到挑战,大为光火,暗地里说:“小陆,别听她那张臭嘴胡说。这家伙是地主婆子,男人在土改时被镇压了,后来怎么嫁到咱们这儿了,成天好吃懒做,尽卖馊点子。”

陆扶摇没听“地主婆子”的,相反,上机车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他按捺不住冲动,把自己的想法向吴晓巧和“海拔”作了宣布。

吴晓巧颇不以为然:“陆扶摇,你别忘了,我们是来劳动锻炼的,是来改造世界观的,任何小资产阶级思想杂念,都会动摇我们的誓言!”她把“改造”二字说得很重。

陆扶摇反问:“照你的逻辑推理,那些上机车的师傅们都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杂念了?”

“他们是改造好了的……不、不,他们先天就是工人阶级,不是小资……”吴晓巧有些语无伦次。

“我看,上机车也是劳动锻炼的形式嘛,只是技术含量高而已。”“海

拔”显然支持陆扶摇的想法。

吴晓巧正颜厉色道：“正因为技术含量高，政治条件要求也高！”

陆扶摇激动了：“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是不是政治条件？掌握了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不是更能加快修理地球的进度吗？我愿在机车上锻炼、改造，当一辈子‘油葫芦’！”

“海拔”鼓掌大笑，吴晓巧无言以对。

几天后，陆扶摇忽然接到命令，营里决定让他去那台在零八二七工程西线指挥部服务的发电机车上工作。心想事成！他差点儿手舞足蹈起来。

想到这儿，他觉得自己的确幸运，于是诚恳地对吴晓巧说：“企盼幸运之神也能垂青于我的同学，这就作为临别留言吧。”

吴晓巧沉默了，又莞尔一笑，双手递给陆扶摇一样东西，神秘地说：“送给你。到车上再打开。”脸上泛起了红晕。

“老解放”如牛负重，在沙石路上颠簸。

陆扶摇伸长脖颈，好奇地四处张望。青苍灰蓝的山脉，镶嵌银的田野，烟笼雾罩的村庄，给他以空旷辽阔的视觉感受。自脚下这条路进入垦区，他从未离家远行过，甚至做个梦，也未飞出这片孕育他成长的小小天地。两天的长途跋涉，足以让他饱览精彩的外部世界。

尖厉的风翻卷着、扑打着，让人难以睁眼。陆扶摇环顾车内，才发现邻居们挨个儿将脑袋缩进衣领，闭目打盹，唯独自己鹤立鸡群般的清醒并快乐着，不觉兴致锐减。他欲仿效他们，却想起了那件东西。

那是一个用手绢包着的日记本，扉页上夹着一封短信：

扶摇：

明天就要分别了，想了许多。参加工作后，才感到同学之间的亲近。

祝贺你上机车，珍惜机会。你不要总觉得自己不幸，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努力改造自己，还是有前途的。

望多联系。本子里还有样东西，与你天天见面，喜欢吗？
望珍藏。

晓 巧

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晚



他有些意外,想不到信里的称呼、语气与他这样亲近。翻翻本子,找到一个书签,硬纸质地的,上面印有精美的玫瑰图案,边沿上系着红丝绳,拴着一个铜钱般大小的玉环。他揣测着书签的寓意,似乎在传递着某种情感信息,转念又想,或许是自己郢书燕说式的解读吧,便打住了心思。然而,信中那几句熟悉的,经常回旋耳际的,一听就产生条件反射的老话,却让他难以平静,思涛汹涌,本欲极力抹去的往事,又顽固地爬上记忆。

吴晓巧犹如她的名字,长得娇小玲珑,白净的脸庞,眯缝眼,嘴角上永远挂着一丝骄矜。她与陆扶摇初中就坐同桌,又是团员和青年“一帮一、一对红”的“对子”。在陆扶摇看来,这位同桌绝对早熟,头脑复杂程度超过了年龄增长。他曾私下调侃吴晓巧,说她的心眼儿要比她的知识丰富。

陆扶摇生性活泼,天资聪颖,一向品学兼优,全面发展,是老师们看好的“苗子”,喜爱的“宝贝”。高中二年级时,这棵优良发育的“苗子”忽然长“歪”了,“宝贝”也“失宠”了。

那原因,竟是来自一种奇怪的看法。一九六二年以后,随着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在校园圈内价值取向的天平上发生倾斜,似乎“红”涵盖和决定一切,“专”无足轻重甚至可以被替代;而判断“红”的依据,又仅仅是出身。这一失衡的思维观念左右着师生,心照不宣地形成评价学生的潜规则。陆扶摇不幸生错了地方,在“红不红,看家庭”的有色眼光中走向低落。

“要注意政治进步,不能只追求一百分,走‘白专’道路啊。”班主任最初这样提醒他,那是为配合阶级斗争教育,学校决定开展“写家史”活动的时候。

校领导亲自动员:中学部每个同学都必须拿起笔来,大写父辈的苦难史,大揭剥削阶级家庭的罪恶史。“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恨”的口号,彰显着这一活动的主旨。

班级组织了首场“忆苦思甜”班会,由几名贫苦家庭出身的同学讲家史。第一个走上讲台的是吴晓巧。

她未开口,已先泪流满面了。

“我父亲是革命干部。我们家世代雇农，旧社会受尽剥削压榨。爷爷家里赤贫如洗，只能靠吃糠咽菜度日。为了还清地主阎王债，爷爷去扛长工，干不完的牛马活儿，压弯了他的脊梁。他每天都要到几里外的河边去挑水，供地主一家饮用。可恶的地主婆只肯要前面一桶水，为什么？她怕爷爷放屁，熏臭了后面那桶水。真是毒若蛇蝎！”

说到这里，她失声痛哭。

教室里沉静、肃穆，有人在啜泣。陆扶摇也喉头哽咽，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真实的讲述，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心中燃起仇恨的烈火。

“我该怎么写家史？”会后，他愁眉不展，带着疑虑去找班主任。

“老师，我有些问题弄不清楚。”

“噢？说说看，怎么个情况？”班主任的广东口音很重，说话舌头有些僵直。

“我的家庭怎样认定……”陆扶摇心里惴惴不安，老师的解答，将决定着他的家庭是“红”还是“黑”。

“嗯，很简单。你父亲在旧市政府当过城建科长，是吗？”

“是的。”

“参加过国民党，是吗？”

“是的。”

“你家的经济来源是不是你父亲？”

“是的。”

“那么，你的成分要依你父亲划定。你父亲不是一般旧职员，而是上层骨干分子。坦率地说，你属剥削阶级家庭，是吗？”班主任显然十分了解情况，口气很硬，让人不容置疑。

“……那，我家的成分是什么？”

“原先怎么填的？”

“‘城市贫民’，我父亲让我这样填。”

“应该填‘旧官吏’，必须改过来！”

“我该怎么揭露家庭？”

“问父母！”

陆扶摇决心回去问个清楚。可是面对父亲的慈祥、勤奋，面对挂满



墙壁的先进工作者奖状，他没勇气按班主任教他的那样开口问父亲：“你在旧社会剥削过谁？干过什么坏事？”即使问了，父亲能回答吗？

他终于没有动笔。这标志着他已开始变“白”，破天荒地“三好学生”光荣榜上销声匿迹了。

困惑、失落、自卑、烦恼，走进他那原本无忧无虑的世界。他发现，家庭成分使班级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部分同学开始沉默寡言、老气横秋，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日渐活跃的身影和飞扬的笑语。吴晓巧尤为引人注目，进步得飞快，先后担任了团支部书记、班长、基干民兵排长，被称之为“党政军一肩挑”，她那门门功课勉强六十挂零的成绩，并不影响她是“又红又专”的典型。

陆扶摇很沉闷，去找好朋友“海拔”寻求“点化”，“海拔”就像老大哥，很有主见，足智多谋。谁知他果断地摇头，表示万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因家庭“颜色”问题主动请辞，刚从班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眼神里一片迷惘。这时，吴晓巧伸出了“责任”之手，她肩负着实现“一对红”的光荣使命。

“陆扶摇，你要面对现实，正视家庭。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按政策，你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要努力改造自己，仍然有光明和希望。”吴晓巧满腔热忱。

“一肩挑”的鼓励，无疑是彷徨中的亮光一闪。吴晓巧循循善诱，陆扶摇苦思冥想，第一稿家史终于摆在了班主任的桌面。

如同盼望考试成绩，陆扶摇焦急等待。

终于，吴晓巧传回了班主任的声音。“老师非常高兴，表扬了你。但要重写，不能凭空谈认识，既然是写史，必须有具体事实，才能批有靶子，比如我的家史中的两桶水——知道吗，两桶水，就非常具体。”接着她又对陆扶摇说：“不过，老师让我先问问你，你和你弟弟究竟是怎么回事？”

陆扶摇一头雾水。

“你在揭批家庭，而你弟弟却在班级大倒苦水，忆苦思甜，你们在唱对台戏？”吴晓巧严肃地指出。

陆扶摇恍然大悟。

他有三个弟弟，两个念初中，一个刚上小学，为了写家史，他们之间形成了尖锐对立。

弟弟们悲愤地说，父亲小的时候家境贫寒，当泥水匠的爷爷积劳成疾，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奶奶悲痛过度又无钱医病，亦随爷爷而去。五岁的父亲成了可怜的孤儿，流浪街头，差点儿饿死。多亏远在省城教书的一位亲戚闻讯，收留了父亲，才算捡了一条命。我们写家史，就要写这段苦难。

陆扶摇并不否认这是事实。“可父亲当过科长，是旧官吏啊。”他说。

大弟回答：“父亲苦水里泡大，根是红的，本质是好的。他要谋生，就得找饭碗挣薪水。当科长只是犯了错误，好人也会犯错误，岂不闻古人云‘不以一眚掩大德’。”

陆扶摇很惊讶，想不到弟弟会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显然是动过脑筋的。他反问：“难道父亲参加了国民党，就没做过坏事？”

大弟被激怒了，圆睁双眼：“哥，你不能凭空想当然啊。谁不知道，过去的贫穷是现在的光荣，过去越苦越悲惨，如今越红越革命。我们班的同学都在挖空心思找依据，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的家庭是红色的。就说屠舍军——‘海拔’的弟弟，成分地主，他母亲舅舅的表兄是荣誉军人，他就硬拽上这层关系以此推论他们家有‘红’的因素在里面，是属于‘准革命’家庭。我们为啥没事找事给家庭抹黑，端起尿盆子往自己身上扣，难道想让我们在学校抬不起头吗？”

“我们是无产阶级家庭！”二弟理直气壮地说道。

陆扶摇理解弟弟们的心情，自己也巴不得离“旧官吏”的名声越来越好，以减轻“矮人一等”的精神压力。但他必须听班主任的，他的话代表真理。

“我们要忆父亲的苦，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两个弟弟坚决地齐声表态。

陆扶摇默然无语，心想父亲如果早知道全国要解放，不去当那个该死的科长该多好，如今也不会带来这么一堆麻烦。他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写你们的，我写我的。”于是，上演了“同一家庭，各自表述”的“对



台戏”。

吴晓巧听了陆扶摇的解释，冷笑道：“你弟弟的思想太危险了。你们应该这样看问题，你父亲虽说是苦出身，但他后来走上了反动道路。他当科长是为哪个阶级服务？不助桀为虐，压迫人民，国民党能吸收他吗？他不参加国民党能够爬上科长宝座并保住位子吗？干坏事，这是包括你父亲在内的一切旧官吏的必然属性！”

陆扶摇望着吴晓巧，惊讶于她的观点十分有理、有力，像求解代数方程式般的严密。

吴晓巧咽了口唾沫，深沉地说：“毛主席讲过：‘在阶级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你父亲打上的就是剥削阶级烙印，是旧官吏世界观。他的思想，难道不会影响在一起生活的子女们吗？”

一番话，让陆扶摇经历了从接受启蒙教育到大彻大悟。他感到吴晓巧颇有见地，太有思想认识高度了。他俩同岁，相比之下，自己竟然满脑袋糨糊，简直是一头弱智的猪！

“你父亲还是劳改新生人员？”吴晓巧冷不丁地问道。

“有这回事，但……”陆扶摇急欲解释，吴晓巧打断了他。

“别回避，相信班主任是不会错的，关键是个人的态度、立场。”

陆扶摇不再言语，心悦诚服，为自己结识了这样一个好“对子”而倍感幸运，从此引为知己，无话不谈。（毕业后他才知道，吴晓巧的话全是由班主任口授，连她的家史也是班主任修改重写的。）

他绞尽脑汁，寻找着家史“两桶水”，甚至想象父亲“剥削”人民时贪得无厌的凶狠模样，但脑子里空空如也。

一日下午，天气闷热，他正在上课，忽然被紧急叫出，请到校长办公室。

校长脸色阴沉，旁边坐着师保卫科两名干事，表情木然，他们都在拼命地摇扇子，仍然汗流如柱。

“你就是陆扶摇？我们找你了解件事，你如实回答。”一名干事直截了当，另一名干事马上打开本子做笔录。

一看这阵势，陆扶摇预感到出了什么事，心里“怦怦”乱跳。